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黄普凯·著

巴尔扎克
与
《人间喜剧》

辽宁大学出版社

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

黄晋凯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黄晋凯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1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李文禄、张朝柯主编)

ISBN 7-5610-4098-9

I. 巴… II. 黄… III. ①巴尔扎克, H.D. (1799~1850) - 生平事迹 ②巴尔扎克, H.D. (1799~1850)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①K835.655.6 ②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461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总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94 千字 印张: 4.375

印数: 1-3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欣

封面设计: 白雪竹

责任校对: 王晓红

版式设计: 李路明

(全九册) 定价: 72.00 元 本册定价: 8.00 元



黄晋凯

黄晋凯 笔名成凯。男，1939年生，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直至今日。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国文学学会理事。主编的教材有《外国文学简编》(第4版)等，主编的论文集有《世纪末的反思》、《与巨人对话》、《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学术顾问：季羨林（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李赋宁（北京大学教授）

主 编：李文禄（辽宁大学编审）

张朝柯（辽宁大学教授）

特邀编审：（按笔划顺序）

刘安武（北京大学教授）

孙凤城（北京大学教授）

李明滨（北京大学教授）

何乃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鸿年（北京大学教授）

陈 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罗经国（北京大学教授）

陶德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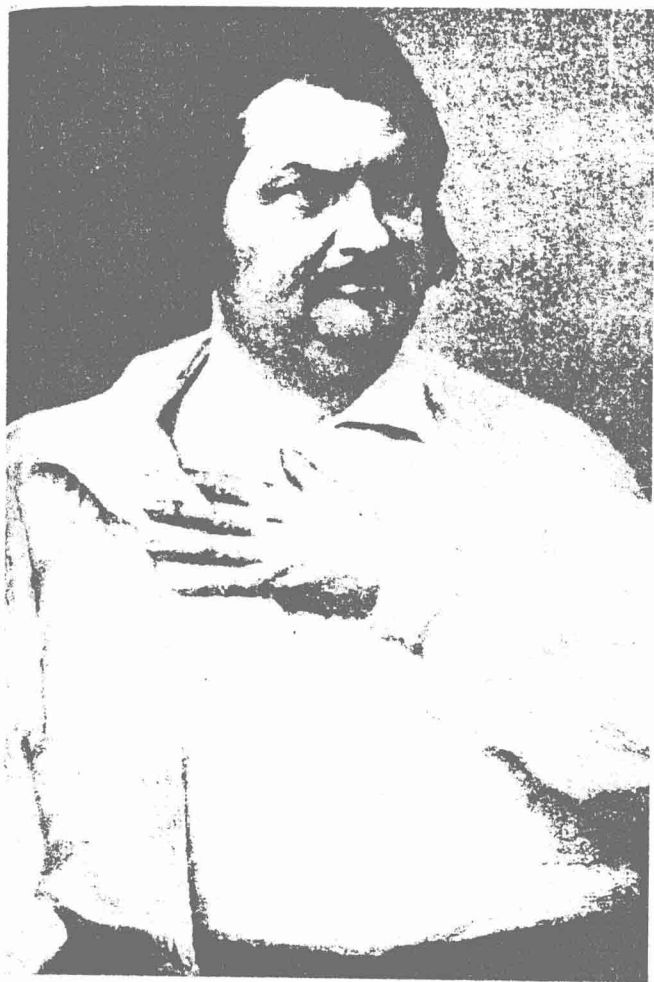
一、半世纪丰满人生	3
痴迷作家梦	3
十年坎坷路	10
神笔写巨书	16
二、“世界的镜子”	
——规模宏大的《人间喜剧》	31
没落贵族的无尽挽歌	32
资产阶级的无情逼攻	51
“喜剧”的真正主角——金钱	69
走向人性的深处	97
三、永远的巴尔扎克	106
孤独者的“文学革命”	107
充溢生命活力的人物典型	113
“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	121

“有思想的人，才是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国王左右民族不过一朝一代，艺术家的影响却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他可以使事物改观，可以发起一定模式的革命，他能左右全球并塑造一个世界。”^①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 - 1850），这位文化大国法兰西的文化巨人，以傲视的目光扫视历史，深信伟大艺术家的无限生命力。

1999年，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2000年，巴尔扎克辞世150周年。在这两个特殊年份相交的特殊日子里，当我们纪念作家、审度历史时，尽管不能说他为现实重塑了一个世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世界”。作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些叱咤风云、权重一时的大人物，他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是一位永远能给人类以智慧的启迪的伟大艺术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以毕生精力谱写的“未完成交响曲”——《人间喜剧》（作家原计划在此总题下要写140部小说，但不期而至的死神，却使他只完成了90多部），气势恢弘，余音不绝，是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

1999年，在世界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的热潮中，我国几代翻译家辛勤劳动的结晶——30卷本《巴尔扎克全集》终于面世。它标志着我国的巴学研究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更拉近了中国广大读者和这位法国文学巨匠的距离……

^① 巴尔扎克：《论艺术家（一）》，《巴尔扎克全集》第27卷5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巴尔扎克肖像

一、半世纪丰满人生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雨果

痴迷作家梦

1789年，巴黎人民一举攻占巴士底狱的英勇壮举，给法国的封建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此为发端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整个欧洲19世纪的历史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0年之后，1799年5月20日，在卢瓦尔河畔的小城图尔市，意大利军街25号，诞生了一个至今仍使法兰西民族引以为荣的伟人，他的父母给他取名为：奥诺雷·巴尔扎克。

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法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法国史上赫赫有名的独裁者拿破仑。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专制统治，对内镇压贵族的复辟势力，对外抵抗欧洲封建联盟的武装干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通过拿破仑的野心表现出来的大资产阶级的贪婪，使法国还没来得及走上经济繁荣的道路，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对外侵略战争的泥潭。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的登基（他于1804年称

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和他在连连得胜的扩张中建立的显赫功业，不仅关系到法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图尔市里那个小小的巴尔扎克家庭也不无影响。

巴尔扎克的祖上是姓“巴尔萨”的农民世家。他的父亲伯纳尔—弗朗索瓦不甘贫穷，善于应变，富有进取精神，又正赶上大革命的风潮，便巧妙钻营，先后到军需处、银行等颇为实惠的部门里任职，经济地位逐步上升，甚至还曾在政界露过头角。他的姓氏也就变成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巴尔扎克”了。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发迹史，使巴尔扎克自然对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充满感情。

奥诺雷·巴尔扎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但他却几乎没有领略过家庭的温暖，自私的父母从未对他表示过丝毫的恩爱之情。他是在图尔市附近的农村里长大的。8岁时，他被送到更远的旺多姆市的教会学校里寄读。在那里，他度过了6年（1807—1813）监狱般的痛苦生活。

资产阶级革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在这些外省的教会学校里，教育却仍然完全是中世纪式的。环境肮脏而闭塞，制度古板而严格，教师冷漠而残酷，学习单调而乏味。这对于一般七八岁的儿童来说，该是多么痛苦难挨的生活！生性敏感的巴尔扎克更是度日如年，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据说，在入学时他是个胖乎乎、红脸蛋儿的孩子，离校时，却变成了虚弱的小瘦猴，神情显得有些痴呆了。大约在20年之后（1832年），巴尔扎克在一本带有自传性的小说《路易·朗贝尔》里，对这段悲惨童年的辛酸回顾和愤怒控诉，使人可以想见，它在作家的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有多么深重。

人才常常是在逆境的磨难中成长的。巴尔扎克特殊顽强的意志，同样也曾“得益”于苦难的童年。幼小的巴尔扎克并没有在高大的围墙里枯萎，他忍受着教师的辱骂和鞭笞，敷衍着课堂上令人生厌的学业，同时，却在书籍的王国里找到了无穷的乐趣。通过一位老师的帮助，他获得了在图书馆里借书的权利。于是，哲学、历史、文学、科学、神学……凡是伸手可及的著作，他都不愿放过。巴尔扎克既无目的、也无指导地独自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阅读，似乎成了本能的需要，也是他对窒息生机的环境的一种反叛。厚实的学识基础就在这样漫无边际的广泛涉猎中不知不觉地奠定下来了。只有巴尔扎克自己才能说得清，也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此究竟耗费了他多少精力。1813年，他结束了在旺多姆的学习，进了图尔市的一所中学。

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从1812年起，拿破仑亲自率军东征，一直攻打到莫斯科。野蛮的入侵，激起了各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英、俄、普等国趁机再次组成反法同盟，在莱比锡激战中给拿破仑以毁灭性的打击。拿破仑被迫退位，并遭囚禁。1814年3月，联军攻入巴黎。在他们刺刀的保护下，法国封建王室的代表路易十八又钻进了杜伊勒里宫，登上他哥哥坐过的王位（路易十六是在1793年的革命高潮中被巴黎人民送上断头台的）。但是，1815年3月，被囚禁在地中海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潜回法国，率残部又打回了巴黎。大概是汲取了兄长的惨痛教训，心有余悸，路易十八立即仓皇出逃。反法盟军在滑铁卢一战中彻底打垮了拿破仑，路易十八才得以颤巍巍地重回巴黎。拿破仑被放逐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以路易十八为首的封建复辟政权在历史上称做波旁王朝

(1814-1830)。在这时期，大量在大革命时流亡国外的封建贵族纷纷回国，妄图重建旧日的天堂。但是，经历过大革命风暴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毕竟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彻底恢复封建秩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波旁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建立在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两个阶级又斗争又联合，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便成了这一时期阶级关系的特点。

巴尔扎克一家，正是在波旁王朝复辟的1814年迁居巴黎的。那是由于他父亲被任命为驻巴黎的第一师的军需官。人们常说，只有认识巴黎，才能了解法国。这次搬迁，对于未来的作家巴尔扎克的重要意义，当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巴尔扎克被送进黎毕德拉学校。不久，又转了一次学。不论在哪里，父母和教师都没有对巴尔扎克抱什么希望，更不要说发现他的什么天才了。这也难怪，他在一次只有35名学生参加的拉丁文考试中，竟名列第三十二。这种成绩的学生，在人们的眼里还会有什么出息呢！

1816-1819年，巴尔扎克结束了中学的学习，进入大学攻读法律。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在律师迈维尔和公证人巴赛的事务所里当过助手。巴尔扎克后来曾称这些事务所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在那些年月里，事务所每天都要接待各色各样的人物，受理各色各样的案子，办案者则权衡利弊、玩弄法律条文。这段生活，不仅使巴尔扎克熟悉了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而且使他透过事务所的窗口，初次看到了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看到了“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也看到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这对巴尔扎克日后的创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当时的法国，由于极端利己主义风气的蔓延，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甚一日，特别是围绕财产问题的纠葛日益增多。因此，诉讼业务十分繁忙，律师、诉讼代理人等职业被看作是“铁饭碗”，既有可靠的收入，又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巴尔扎克的父母都为这个平庸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条正道而暗暗庆幸，他们开始对他产生了希望。

是啊，法学士学位考试已经通过，巴赛事务所的录事已经当上了，往后，只要勤勤恳恳，左右逢源，到手一份称心的差事，还会有什么问题吗？甚至可以说，平步青云，财运亨通的前景，已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呆头呆脑的孩子竟会如此的不安分！他居然在诸事如意的当口突然宣布，他讨厌这一切，他憎恨这一切，他要当作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巴尔扎克的父母目瞪口呆。难道他疯了吗？放着这样一份多少年轻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差，居然想去当什么作家。作家，这种摇笔杆子的文人，谁瞧得起！再说，收入也毫无保证，要是稿子卖不出去，靠什么生活？而且，他又什么时候显示过他的文学才能呢？总之，这是异想天开，是胡来！

但是，20岁的巴尔扎克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的冲动。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爱上了阅读和写作。为了他的那些涂鸦之作，旺多姆的同学们还曾送给他“诗人”的绰号呢。其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哲学和文学的浓厚兴趣。到巴黎后，他又经常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并在巴黎大学旁听文学课。可见，这个对他父母犹如晴天霹雳的决定，在巴尔扎克来说，却只不过是对父母之命的一次公开反抗而已。这时的巴尔扎克，虽然对自己的才能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也不可能

预见到未来的辉煌成功，但他毅然作出的选择也绝不是轻率的。顽强的性格使他立下了百折不回的决心。拗不过这个倔犟的小伙子，巴尔扎克一家在反复商议之后作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决议：给巴尔扎克为期两年的试验期，如果在这期间内，巴尔扎克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他就必须抛弃这一莫名其妙的邪念，立即回到事务所的办公桌前，老老实实地还去和那些卷宗文本打交道。

1819年夏天，巴尔扎克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不过，这位遐迩闻名的大作家的“摇篮”，却不是敞亮舒适的创作间，更不是山村或海滨的幽静别墅，而是巴黎贫困的圣安东郊区，莱特居耶尔街9号，五层楼上的一间阁楼，咫尺见方，穷陋寒酸，无异于低等的囚室。但是，巴尔扎克在这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他独立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了。

生活是极端困苦的。父母在试验期供给他的费用十分有限，他不得不对每个苏^①的用途都作出周密的安排。即使这样，他还常常挨饿。他曾在给他妹妹罗尔的信中诙谐地写道：“……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也像一伟人，那就是说他快饿死了。”然而，这时候使巴尔扎克最苦恼的并不是他的赤贫，而是迟迟决定不了他究竟应该写什么。他时而构思一部长篇；时而又写下几行诗句；时而开始拟定悲剧的提纲；时而又想在喜剧上显一显身手……同时，他还贪婪地阅读着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等前辈大师们的杰作，希望从中得到借鉴，汲取营养。

终于，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题目——诗体悲剧《克伦威

① 苏是法币的一个单位。

尔》。克伦威尔（1599—1658）将军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领袖人物，胜利后在英国实行独裁统治。在复辟王朝时期，巴尔扎克偏偏选中了这样一个题材，正表明了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倾向，也可看出他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仰慕之情。

像是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巴尔扎克一往无前地出发了。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休息，没有娱乐，巴尔扎克坐在那张破桌前，或者，为了御寒干脆坐在床上的被窝里，写呀，写呀……饿了，啃几口干面包；困了，喝几口黑咖啡。除了购买必需的食品和用品外，他几乎从不离开他那鸽笼似的阁楼。为了未来的荣誉，他心甘情愿地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和许多刚刚开始学步的文学青年一样，巴尔扎克对自己的这份处女作，充满了极端矛盾的心情。有时，他觉得它肯定是一部可以一鸣惊人的传世之作，想入非非的狂热使他兴奋；有时，他又认为它简直不值一读，彻底失败的危险使他惶恐。可贵的是，顽强的意志帮助他排除了杂念的干扰，抵御了困苦折磨。经过半年多的发奋努力，巴尔扎克终于答完了他的“试卷”。

1820年4月底，在巴黎郊区的巴尔扎克家里举行了一次奇特的“面试”。“考官”是巴尔扎克的父母、妹妹罗尔和她的未婚夫苏维尔、以及他们专门请来的朋友，一位是铁器商人，一位是外科医生。巴尔扎克卖力地读着诗句（按照当时的文学传统，悲剧的台词都要写成格律严谨的诗句），考官们吃力地听着诗句……不知是作者的诗写得太不高明，还是听者的文学修养太差，或者是两个原因的总和，总之，这个近四小时的朗诵会，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乏味，巴尔扎克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会不会仅仅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人类就此失去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该是多大的遗憾啊！

十年坎坷路

失败使巴尔扎克痛苦，但却没有使他绝望。他不是那种轻易可以被击垮的懦夫。

两年的期限还没有到。巴尔扎克又回到了巴黎那间囚室般的阁楼上。他要继续走他的路。

但是，面对现实，巴尔扎克意识到要想获得成功，他首先应当设法在经济上独立。从1819年他父亲退休之后，家庭生活就每况愈下。再加上苛刻的母亲对他的文学才能始终抱怀疑态度，所以家里给他提供的费用常常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即使这样，巴尔扎克还不得不担忧，有一天父母会突然停止对他的供给，命令他回到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里去，那他当作家的希望就会立即化成泡影。不，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开始为自谋生计而奋斗。在和金钱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金钱。

他决定还是用自己的笔来开路。什么崇高的悲剧，什么作家的声誉，先统统放到一边去吧！钱，当务之急是钱，只要写的东西能卖出去，能变成钱，写的是什么呢！天赐良缘，巴尔扎克结识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市侩文人维尔格莱。此人已经出版过一两本东西，因而与末等书商颇有交往。现在，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文章快手做合作者，以便多多出书，快快挣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从事文学投机生意。他们合作的第一个产品，是长篇小说《毕拉格的女继承人》，巴尔扎克的署名是：罗纳勋爵。这本书换来了

800 法郎。这是这位大作家的第一笔文学收入。

从此，巴尔扎克便更加发愤地写起来了，用他母亲的话来说：“奥诺雷像一匹马一样地干着，简直是玩儿命。”一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就像开了闸的河水似的，源源不断地从巴尔扎克的笔端流出。至于其中的内容，那是完全由市面的行情来决定的：历史的轶事，离奇的情节，浪漫的故事……；说它们像河水，不仅是形容其多和快，而且也说明其毫无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甚至连作者也羞于承认这是出自他的手笔。（巴尔扎克在 1842 年写的《“人间喜剧”前言》中郑重声明：“用我的名字发表的作品我才承认是我的。”）

这种无聊文人的生活，给巴尔扎克带来了微薄的收入，使他得到了些许的安慰。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尝到过创作的快乐，这决不是他所热切希冀的作家生涯。他在 1821 年给妹妹罗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指望靠这些小说发财。简直是堕落！……为什么我不该有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来保证我体面地工作呢！然而，为了必不可少的独立，我只得采用这种可耻的方法：污染纸张，玷污名声。”翌年，他干脆把《毕拉格的女继承人》称作是“真正的文学破烂儿”，并且还不无感慨地写道：“我每天都在为我赢得了职业上的幸运的独立而祝福，并满以为我会因此而挣到钱。但是，现在我才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为自己将智慧之花献给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而深感遗憾，……”金钱的重压在折磨着这个年轻人的心灵，也严重地阻碍着他文学才能的尽早发挥。如此卖文度日，使巴尔扎克陷入了痛苦的矛盾心境。不过，这段写作实践，对于未来的作家来说，也还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巴尔扎克后来在对批评家尚佛勒里谈及年轻时代的这些作品